

月光之城

傳說中，月光裡有一座城堡，裡頭住了一匹狼和一隻雪白的兔子。

但狼城主出去旅行很長一段時間，只剩當圖書館管理員的兔子，而最近，就連狼城主之前突然離開時，也一樣好吃好睡的兔子失眠了，因為城主牠很久沒有寄信回來。

本來，狼城主每到一個地方，就會用魔法郵件送一本書回來，書裡寫著男人和男人的愛情故事。

兔子想，城主是不是玩得太開心，忘記牠還有一座城堡，裡頭還有一隻兔子在等著……看新書？還是城主遇到什麼危險，或是生病了，沒有辦法寫信回來？

每夜，兔子腦袋裡都被各種想像和不安充滿，牠從沒嚐過這種滋味。

所以，這一天，兔子寫了信，信裡指稱都是因為城主沒有寄新的書回來，讓牠沒有睡前讀物，害牠睡不著……牠翻遍了圖書館裡的書，找出傳送魔法，小心翼翼地唸著咒語，寄出了魔法郵件給狼城主，然後，望著窗外，等著回信。

等啊等啊，等到太陽消失在地平線，等到星星撒滿了天空，兔子終究沒收到信，只能悶悶的離開落地窗邊，回房間繼續睜著大眼睛失眠。

突然，房門被推開，假寐中的兔子耳朵馬上警戒的動了動，但在下一秒聽見那陌生又熟悉的腳步聲時，兔子放心了，可是又很意外。

狼城主慢慢地走到床邊，有點想伸手摸摸那柔軟的白色毛皮，但終究還是沒有動，只說：「我收到你的信了。」

這隻遲頓的兔子居然會為了牠失眠，給牠看那麼多書，是有用的吧？

「我帶了你一定沒看過的童話回來，你要看，還是我讀給你聽？」

兔子不客氣地選擇了後者，太久沒見面了，牠想多聽一下城主的聲音。

狼城主笑了，坐到床頭，打開了檯燈，攤開書，就著溫暖的光，說起了牠特地為兔子帶回來的床邊故事……

感覺真好，兔子完全沉醉在狼城主低沉又溫柔的聲音中……

序幕

「成為我的人。」他攫住他的手，宣告。

外面是沐浴在聚光燈下的伸展臺，臺上躬身致意的設計師被如雷的掌聲和歡呼聲包圍，觀眾們紛紛起立獻上敬意和洶湧的仰慕。

僅有一牆之隔的後臺，促成這一切的另一群人則大吼大叫著互相擁抱、祝賀彼此，為這場成功的戰役感到自傲。

然而，在這片喧囂中，唯有兩個人被隔絕在外。

時間彷彿靜止了，歡欣的氣氛、熱鬧的笑語，絲毫無法介入其中。

「成為我的人。只有我能創造出與你匹敵的作品。」再一次，他說。

寬大的手掌，只消輕輕一握就能掌控那骨感卻優美的手腕。

他定定凝視對方翠綠的瞳孔，那眼眸宛如神祕而優雅的湖泊，波光粼粼，在胸口澎湃鼓動的熱流，令他近乎窒息。

他要得到他！

打從第一眼見到對方，他就如此確定。

佇立在他眼前的男人，是天生的模特兒。

緊實勻稱的完美體態、人偶般精緻而獨特的美貌，尤其是那雙空靈澄澈的綠眸，構成這世上獨一無二的絕美存在。

儘管美得如夢似幻，男人卻能踩著強而有力的步伐，在伸展臺上轉身、擺動，一舉手一投足，都如同藝術家精心打造的畫面，令人看得目不轉睛，生怕一從他身上移開目光，就會錯失美好的片刻。

或許模特兒的工作就是完美呈現設計師的作品，可在他眼中，這男人就等於「完美」，甚至遠遠凌駕其上。

於是，他要為他打破一切桎梏。

「我能讓你毫無保留的展現自己，我會將你推上頂點，讓男女都為你傾倒，成為你的俘虜。」

「很棒的理想，口氣也很大。」

對方輕輕轉動手腕掙脫他的箝制，被唇彩勾勒出誘人光澤的薄唇，漾起一抹高傲的弧線。

「只不過……與其當設計師，你靠身體跟我搶飯吃還比較容易。」指尖劃過他充滿陽剛魅力的帥氣臉龐，美麗的薄唇吐出傷人話語。「不然只怕我都走不動臺步了，你還不知道在哪裡呢！小助理。」

「給我五年的時間。」再次攫住準備轉身離開的人，他逼近那美麗的容顏，無形散發的魄力令對方往後退了些。「五年之內，我一定會實現我的承諾，到時，我要你成為我的專屬模特兒。」

周遭掀起一片鼓譟聲，原本沉溺於歡欣氣氛的人們注意到他們，噓聲、笑聲不絕於耳。嘲笑他不知斤兩的對當紅名模發表獨佔宣言，鄙視他無視既是老師也是老闆的知名設計師，妄想奪走對方的首席模特兒及戀人。

然而，這都無法動搖他的決心。

他渴望得到他，無論如何，都要將他據為己有。

眾人向他投以鄙夷的目光，唯獨他想得到的人反而收起嘴角的嘲諷，揪住他的衣領，將他朝自己拉近。

「既然如此，你就早點追上我吧！我會等著……見證奇蹟。」

下一刻，在眾人的驚呼聲中，宛如國王般高傲而美麗的男人，在他豐厚的唇上落下一吻。

「後會有期，可愛的……小助理。」

第一章

寧子樵有低血壓的毛病。

如果睡不夠、睡不好或是被人吵醒，他就會一整天精神不濟、容易疲倦，而且注意力無法集中，加上頭暈目眩、耳鳴及食慾不振。

他以為，認識自己的人應該早就知道他有這個毛病，尤其是他的經紀人。

「喂，你幹麼接了電話不出聲？」手機那頭傳來經紀人的抱怨。

寧子樵嘆口氣，從舒適的被窩鑽出來，擁有雪白膚色和勻稱肌肉的優美軀體，暴露在微涼的空氣中。

他的眼睛到現在還無法張開，還有股想要痛毆對方的衝動，又該向誰抱怨？他撩起柔軟而凌亂的前髮，以略嫌沙啞的嗓音說：「你不知道自己打電話給誰嗎？」

「不是這個問題吧！何況，我怎麼知道會不會像上次一樣，打你的電話又被哪個陌生男人接了。」

「那個已經斷絕往來了。」因為對方接了他的手機。身為無聊時打發時間的床伴，他們早已約法三章，不可觸碰彼此的私人領域。

「算了，這不是重點……你在哪裡？」

終於張開眼睛的寧子樵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瞥見手機顯示現在才早上十點，根本不是他該起床的時間。

「你在向陽家？」

即使對方一下就說出正確答案，他也不打算誇讚這個從學生時代就展開孽緣的學長兼經紀人。

「很好，我猜對了。」就算他保持沉默，唐紀陶仍自顧自的說：「我已經叫小曹開車去接你了，大概再十五分鐘就會到，我們直接到『創時』集合。」

「去創時做什麼？」他稍微拉開身旁男人環在他腰際的健壯手臂，挺直線條優美的背脊，坐起身。

「參加徵選啊！」唐紀陶理直氣壯的答道。「你沒聽說嗎？那個在 **ANTD** 贏得冠軍的易卓然，要回臺灣開設分店……」

他沒聽過這個姓易的傢伙，他一向不擅長記人，尤其是名字，頂多靠長相分辨。但他聽過 **ANTD** 這個美國新銳設計師的選秀節目，那節目讓一群年輕又自以為有才華的設計師參加一連串的時裝設計比賽，最後勝出者可以獲得一筆可觀的創業基金、彩妝及配件公司的贊助，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名聲」。

畢竟吃這行飯，很可悲的，知名度和曝光率往往比服裝品質有用。

這是個行銷掛帥的時代。

「他簡直是臺灣之光啊！他創立的服裝品牌 **Margot** 在美國大受歡迎，這次回臺灣開分店……」

雖然易卓然也有從事高級訂製服的設計，但 **Margot** 主打較為平價的奢華時尚。接下來唐紀陶又拉拉雜雜的講了一堆姓易的有多厲害，帶來的商業利益有多驚人，寧子樵卻懶得聽進耳裡。

他不看無聊又愛造假的真人實境秀，要讓誰贏，想必都早已決定好了。

雖然姓易的是臺灣出身的設計師，但八成後臺很硬，才讓他搶到冠軍這個名利雙收的頭銜。

何況奢華和平價本來就是相反的東西，把兩個東西湊在一起根本只是噱頭。

「我不去。」

「什麼？！」

唐紀陶口沫橫飛的說明被三個字打斷，就算隔著手機，寧子樵也感覺得到經紀人有多震驚，頻頻追問為什麼。

「我不想幫那種人走秀。」

「什麼那種人啊！你又不認識他……」

「靠名聲和話題起家的傢伙能有什麼好作品？反正發表會隔天就會被評為垃圾，從此一蹶不振。要我穿那種服裝走秀，簡直跟穿垃圾袋在身上沒什麼兩樣。」

「什麼垃圾袋啊……」發出類似胃痛時的呻吟，唐紀陶只差沒當場向他跪拜。「易卓然親自打電話給老闆，邀請他出動旗下最優秀的模特兒參加徵選，老闆指名要你參加啊！」

最優秀的模特兒……是嗎？寧子樵終於停止反駁，嘴角卻泛起一抹連自己都未察覺的苦笑。

「我知道，最近我幫你接的案子不多。」唐紀陶小心翼翼的說。「但這是一個好機會，Margot 分店開幕，鐵定會有一連串的宣傳活動，你要是能徵選上的話，不但增加許多工作機會，曝光率也會大大提升……」

任憑經紀人說得天花亂墜，寧子樵依然沒有搭腔。

他十九歲就出道，如今邁入第八個年頭。

父親是知名的旅外攝影師，母親則是出身烏克蘭的名模，他擁有一半的東歐血統，從小他就對自己人人稱羨的長相頗有自覺，加上耳濡目染，長大後擁有一百八十公分的身高和獨特美貌的他，理所當然也進入時尚界，並在短短幾年內，憑著脫俗氣質及與眾不同的外貌，順利躍升為家喻戶曉的名模。

但他不是沒有感覺到，近年自己的工作量銳減……儘管如此，他也不打算屈就垃圾袋般的服裝。

「總之我不去，請老闆找別人吧！」

扔下最後一句話，寧子樵單方面切斷通話，接著將手機關機，起身離開被窩。當他撿起昨晚隨意拋置的衣物，一隻大手從後方撫摸他裸裎的腰。

「你最近又瘦了嗎？」

他拍開昨晚的陪伴者造次的手，冷漠的應了聲「沒有」，男人則在他身後笑了。

「好無情啊！昨晚還在我身下叫得嗓子都啞了，早上立刻變了個樣。」

「你要是對我的態度不滿，以後就別見面了。」寧子樵套上襯衫，將枕頭上的手機收進牛仔褲後口袋，卻聽見男人點燃打火機的聲音。

「你捨不得我的。」吐出不健康的煙圈，向陽氣定神閒的說：「你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吧？所謂的……同床好友。」

即使被說中，寧子樵態度依舊漠然。「我可以再找其他人。」

「說的也是，國王陛下可是很搶手的。」

寧子樵輕輕挑眉，他不喜歡這個稱號，但他知道工作人員背地裡如此稱呼他。冷漠、高傲、難搞……八成是因為這些理由吧！他也不否認，但這就是他的本性，不喜歡大可不往來。

「我走了。」不等回應，寧子樵踏出向陽的寢室，熟門熟路的打開大門離開。

向陽是名自由攝影師，如同他的職業，是個生性淡泊且不受拘束的男人。
他們幾年前曾為了一本男裝雜誌的封面合作過，也因此搭上線，成為有生理需要時的夥伴。

他們從不說再見、再連絡這種話，也不過問彼此的工作或生活，只靠手機簡訊連繫，有空就見面上床，沒空也無所謂。

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如此簡潔無負擔，而他們想要的也只有這種關係。

走在寧靜的別墅區街道上，寧子樵低頭看看錶，現在離開應該來得及，應該不會被小曹逮到……

當他猶豫是否躲進附近的飯店咖啡廳時，一輛熟悉的深藍色轎車，比預期中更早出現在巷口。

「子樵哥！」助理經紀人曹裕安跳下駕駛座朝他跑來，活像個美式足球員的健壯身軀就擋在他面前，只差沒直接擒抱他。

雖然他從未告知經紀人向陽家的確切住址，但基於接送方便，他們最常約定的地點，就是這個離開社區必經的巷口，而唐紀陶顯然比他在電話裡說的更早行動。寧子樵嘆口氣，暗自咒罵優秀的經紀人實在過於瞭解他。

再怎麼不滿，寧子樵還是在半小時內被曹裕安挾持到創時。

被譽為時尚基地的創時大廈，有許多國際品牌的代理商和知名設計師辦公室都設立在此，所以每當新裝發表會的旺季來臨，總是聚集不少前來試鏡的模特兒。

曾經，他根本不需要來參加這種大拜拜……

「子樵哥，你竟然也來了。」

眼前就是掛著「易卓然工作室」門牌的新潮玻璃門，寧子樵卻在打開大門前，就看見討厭的人迎面而來，顯然剛結束試鏡。

於是他停下腳步，宛如站在伸展臺最前方般，挺直背脊面對來者。「是你啊。」

「我還以為憑子樵哥的名氣，不用 go-see 工作也會自動上門，看來是我搞錯了
呢！」

與自己身高相仿的後輩和他對峙，撩起染成金褐色的瀏海的模樣，在他眼中顯得格外做作。

偏偏程天穎憑著那張宛如偶像明星般帥氣可愛的臉蛋，近來氣勢高漲，許多廣告都能看到他裝模作樣的臉孔。

「我當然也會參加試鏡，你沒遇上我只是因為接案品味不同罷了。」寧子樵嘴角勾起一抹鄙夷的笑。「畢竟我沒辦法穿著乳牛裝帶動唱，還像變態一樣對小女生
嗶嗶叫。」

「你！」程天穎滿臉漲紅的樣子，反而自然可愛得多。

「子樵哥，我們已經遲到了。」曹裕安拉拉他的襯衫下襬，哀求的眼神像在說「拜託你別惹是生非」。

「果然是國王陛下呢！連易卓然也不放在眼裡。」

「不，我沒放在眼裡的，只有乳牛而已。」寧子樵冷眼瞥了臉色更難看的後輩一

眼，繞開他推開玻璃門。

一進門，就見唐紀陶一臉焦急的迎上前。「怎麼這麼慢……等等，你竟然穿得跟昨天一樣！小曹，我不是叫你帶衣服給他換嗎？」

被唐紀陶瞪了一眼，曹裕安縮起龐大的身子，滿腹委屈。「子樵哥堅持不肯換啊！我又不可能硬扒他衣服……」

「反正等一下就要脫了，現在穿什麼一點也不重要。」寧子樵冷漠應對。

「試鏡的第一印象有多重要，你不是比我更清楚嗎？聽說像范倫鐵諾那種的名設計師，模特兒試鏡時都得盛裝打扮呢！等等，你該不會是故意的吧？」面對寧子樵挑釁的微笑，唐紀陶頭痛的扶額。「天哪，你這傢伙……」

「寧先生、唐先生。」一道清脆好聽的女聲打斷他們，年約二十出頭，長相清秀的女接待員，向他們點頭微笑。「易老師吩咐，寧先生可以進去了。」

雖然對方的笑容不變，但言下之意肯定是一一裡面的人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唐紀陶重重嘆口氣，幫寧子樵拉整有些變皺的襯衫，從西裝外套口袋抽出梳子快速替他梳理散落的瀏海。

寧子樵推開他的手，撂下一句夠了，轉身隨接待員走向另一扇門，應當是設計師的辦公室。

她輕敲兩下門扉，喊了聲易老師，裡面隨即傳來說請進的低沉男聲。

就設計師而言，易卓然擁有極富男性魅力的磁性聲線，如果以這誘人的嗓音在女性耳邊低語，想必不少人會就此腿軟暈眩吧！

而且，這聲音出乎意料的耳熟……

打開門，接待員向他比出「請」的手勢。

雖然打定主意敷衍了事，寧子樵仍習慣性的挺胸踏入室內。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寬敞潔淨的走道，從大片落地窗灑進的陽光充足，營造得恍如打上聚光燈的伸展臺。

他知道這種臨時工作室的坪數不會太大，且設計師因為工作忙碌，室內多半雜亂到令人咋舌，他還見過像被小偷蹂躪過的現場。

但他現在所處的空間，或許是為了充當試鏡場所，收拾得相當乾淨整潔。裝潢採簡潔設計風，搭配明亮俐落的光線，像變魔術般使人感到空間開闊，流露出活力十足的時尚感。

而走道兩旁則設置了長長的木製衣架桿，掛滿各式各樣的男女服飾，乍看之下，這些服裝色彩豐富且多樣，不難看出這位年輕的設計師有多才氣縱橫，想必正處於人生的巔峰時期吧！

然而，環顧四周，設計師本人似乎不在。

剛剛不是才應聲？

「終於等到你了。」

令人渾身酥麻的嗓音突然從身後傳來，寧子樵下意識轉身，一道魁梧的身影自頭頂籠罩而下，散發無形魄力。

這時他才發現，對方身後還有另一扇門，似乎是他私人的工作間。

「我是易卓然。」男人主動向他伸出手。

「寧子樵。」他回握設計師的手，微微仰頭端詳對方。

他一百八十公分的身高並不算矮，但對方還比他高出將近一個頭，加上肩膀寬闊、胸膛厚實，身形更顯壯碩挺拔。

剪得簡潔俐落的漆黑短髮，襯托出他如雕刻般銳利而精悍的臉部輪廓，高挺鼻梁上架著時髦的黑框眼鏡，反而突顯設計師特有的幹練魅力。

儘管身為設計師，易卓然卻擁有不輸給第一線名模的完美體魄，連長相都帥氣得令人印象深刻。

而那充滿男人味的寬厚雙唇，正緩緩彎成迷人弧線。

「你遲到了十五分鐘。」

易卓然微笑的唇格外性感，他不禁想像起與對方接吻的觸感，但又很快屏除了這遐想，同時感覺這人不僅聲音耳熟，連長相都很眼熟。

「我是臨時被通知來參加試鏡的。」寧子樵冷道，試著抽回手，對方卻不肯放。

「如果你想要這份工作，應該知道設計師不接受任何藉口。」

「如果你不想要我，可以直接面試下一個人選。」

「不，我想要你。」低下頭，易卓然在他耳邊呢喃。「一直都想要你。」

一瞬間，恍如有股電流竄遍全身，寧子樵忍不住輕顫。

「放開我。」危機感促使他用力抽回手，設計師卻攬住他的手腕。

「你不記得我了嗎？」摘下眼鏡，易卓然英俊的臉孔近在眼前，吐出甜美低語的唇幾乎要碰到他的。「我說過，五年之內，我一定會實現承諾，讓你專屬於我。」

「你……」寧子樵睜圓了綠眸。

嘈雜的後臺、展現完美姿態後的興奮感、被某人攬住手腕的炙熱，以及……四片唇彼此交疊的觸感。

眼前的面容，逐漸與五年前的回憶重疊。

「是你！你是那個小助理……」對他宣告「成為我的人」，在他生涯高峰對他發表獨佔宣言、不知天高地厚的菜鳥設計師。

「你果然很不擅長記人呢！國王陛下。」易卓然執起他的手，在手背落下一吻。寧子樵已訝異得忘記反抗。「那天過後你就消失了，我還以為你……」

「放棄了嗎？」易卓然保持微笑，除去眼鏡的阻隔，深邃立體的五官俊美非凡。

「應該說相反的，我找到更好的途徑實現諾言。」

「你是說參加那個虛假的真人實境秀？」毫不客氣的推開男人，寧子樵退開一定的距離瞪著他。「你運氣不錯，找到很硬的後臺。」

「我的實力究竟是不是造假，時間會證明一切。」這一次，易卓然不再執拗的拉回他。「不過幾年不見，你變得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樣了。」

「那是你的錯覺。」

「是嗎？印象中，你的皮膚應該更光滑一些。」易卓然伸手滑過他白皙的面頰，就算被粗暴的拍開，依然面帶微笑。「也沒有這種……被男人狠狠操過一夜的倦怠感，看來你過著縱慾的生活。」

「與你無關。」雖然自己是刻意懶散現身，被當面數落還是讓寧子樵很不爽。「你跟我非親非故，沒有資格評斷。」

「身為你的客戶，我當然有權利挑剔商品。」

「我還沒有答應……」

「難道是因為工作量銳減的關係嗎？」

被男人直戳痛處，寧子樵一時怔住了。

「是因為沒工作，才沉醉於男人的懷抱？還是過度縱慾，才導致沒工作呢？看來是種惡性循環呢！」

「住口。」寧子樵惡狠狠的瞪著他，易卓然卻笑得爽朗。

「我知道近年國內對模特兒的需求轉為商業性及大眾化，像你這種一點也不親切，甚至可以說是冷漠高傲的模特兒，應該會漸漸失寵吧！又或許是……你的賞味期已瀕臨結束，差不多也要被市場機制淘汰了？」

「原來在你眼中，我是早該被淘汰的商品。」碧綠雙眸綻放出火焰，「那你何不自己親眼鑑賞一下，我究竟有沒有讓你實現承諾的價值？」

「喔？我拭目以待。」易卓然愉快的雙手環胸。

設計師以下巴和那張伶牙俐齒的嘴，指示他穿上掛在一旁的海軍藍長大衣。

雖然那件大衣剪裁俐落、造型前衛且時尚，寧子樵卻無視他的指令，擅自走向明亮的落地窗。

「嘿，國王陛下，你是不是忘了什麼？」易卓然打趣的提醒。

可寧子樵已佇立在宛如伸展臺起點的窗前，抬起頭，直視前方。

一剎那，周遭的氣氛丕變。

易卓然斂起原本戲謔的笑，以無比認真的眼神凝視他。

就是這樣……好好注視著他吧！

沐浴在設計師專注的視線裡，寧子樵解開胸前的襯衫鈕釦，雙手順著敞開的衣襟向後一擺。

襯衫下襬如迎風般輕盈的向後飛揚，他在心中播放強烈節奏，跨出有力的第一步。挺直的背脊、傲然的眼神，他踩著永遠比節奏稍快一點的步伐，逐步走向伸展臺的盡頭。

他毫不畏懼的直視設計師，那深邃的深褐色瞳孔，也毫不退縮的凝視他，散發出野性的光芒，恍如狩獵前的野獸般貪婪的鎖定他。

在炙熱的視線下，澎湃激昂的情緒隨之湧起，彷彿有無數的聚光燈照耀在他身上，在胸口鼓動的興奮感讓他走得更加穩健。

再一步，他來到設計師面前，在僅有一步之遙的地方停下。

他昂起下顎，擺出彰顯美好線條的姿勢，向設計師展現自己完美的體態，就連平凡無奇的襯衫，也化為性感時尚的配件。

最後，他揚起形狀姣好的雙唇，粲然一笑。

見對方眸光動搖似的閃動，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於是他優雅的躬身、擺手，就和謝幕時一樣，向易卓然行禮致意。

下一刻，他瀟灑轉身，在設計師訝異的目光下，打開辦公室的門。

「等等，你這就算試鏡結束了？」男人隨即恢復鎮定，聲音還多了些嘲諷。「你不打算知道試鏡的結果嗎？」

但他頭也不回的舉起手，向身後的人送出一記中指作為回答，接著甩上門，昂首離去。

「子樵？這麼快就結束了啊……欸，你要去哪？」

不理會經紀人焦急的呼喚，寧子樵大步跨出「易卓然工作室」。

胸中的怒火，卻沒有隨著拉開的距離稍減。

「該死的、傲慢的混蛋！」

就算是發皺的襯衫，只要他寧子樵願意，也能穿得像高級訂製服。

因此，他根本不需要多餘的服裝，更不需要汗辱他的設計師！

要他為這種人工作，還不如將他剝光站上伸展臺。就算赤裸上陣，他也有自信能以風采取勝。

不過經過剛才那場鬧劇，相信再犯賤的設計師也會對他敬而遠之吧！

「再見了，混蛋小助理。」

寧子樵咬牙切齒的離開創時大廈。

但當時的他沒想到，他徹底低估了易卓然犯賤的程度。

第二章

「……以上，這就是結果。」如此宣告的唐紀陶，像憋尿憋了一整天終於解放似的，舒爽的長嘆一口氣。

下一刻，公司內歡聲雷動，掌聲和叫好聲不絕於耳。

「真是太好了！子樵哥太棒啦！」

「我們拿到大案子了耶！快去買香檳！」

看著一片熱鬧的景象，寧子樵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是說，姓易的要我擔任 Margot 男裝的模特兒？」

「什麼姓易的！以後要尊稱他易老師。」接下久違的大案子讓唐紀陶笑逐顏開，一掃昨日愁雲慘霧的樣子。「負責女裝的是晨星的喬可卉喔！」

喬可卉？腦海中浮現那年輕甜美的笑靨，寧子樵不禁皺起眉，似乎不喜歡對方。

「竟然是喬喬！」曹裕安帶頭嚷了起來，顯然有其他看法。

其他人也紛紛附和。「她真的好可愛喔！而且超有禮貌，對誰都笑容可掬。」

「以後工作起來會更帶勁了！太好啦！」

在場的工作人員個個面露滿足，腦海中浮現那充滿治癒效果的甜笑。

唯獨寧子樵冷眼旁觀，嘀咕道：「真是有夠犯賤……」

「嗯？你說什麼？」還沉浸在歡樂的氣氛中，唐紀陶一邊吩咐工讀生去買香檳，一邊笑眯了眼望向他。

寧子樵冷冷應了句沒什麼。「我只是覺得姓易的大可採用更討人喜歡、更聽話的男模。」

「『易老師』他採用你，正是因為你的不聽話。」唐紀陶壓低音量，「雖然你昨天

試鏡時……態度不佳。」

經紀人神祕兮兮的說，易卓然的助理剛好看到他甩門離開前，向自己最尊敬的老師比出不雅手勢，這事很快傳遍工作室，搞得工作人員們義憤填膺。

「但他這次推出的新作打算走奢華、性感卻帶點叛逆頹廢的衝突風格，巧妙融合兩種『獨特個性』的你，是最符合品牌形象的人選了。聽說他不顧其他工作夥伴和公關的反對，極力說服他們採用你。」

聞言，寧子樵沉默了。

「這麼說來，喬喬也會跟著走奢華頹廢風嘍？」再怎麼小聲，耳尖的曹裕安依然聽得清楚，驚呼聲引起其他工作人員的熱烈討論。

趁其他人忙著討論，唐紀陶趕緊跟寧子樵咬耳朵，生怕又被旁人聽去。

「子樵，這次你可不能說不幹了喔！老闆已經下令要放下手邊所有的工作，全力配合 Margot 的宣傳活動，這可是我們的大好機會！」

換言之，要重返昔日寶座就看這一次了。

雖然唐紀陶沒有明說，寧子樵也明白這個道理，但他還是很討厭姓易的傢伙……

「對了，明天易老師邀請我們過去開會，要討論拍攝宣傳海報的事情。」唐紀陶取出筆記本，向寧子樵交代起床時間和接送事宜。

他左耳進右耳出的聽著，反正有唐紀陶在，自己只要開著手機就會有人叫他起床、替他安排好一切。

他唯一感到棘手的，只有易卓然。

他猜不透對方的想法。他不明白為何易卓然要做到這種地步，難道他仍堅持往日的承諾？

如果姓易的真是以「個性」為選擇標準，女裝卻採用一向以甜美形象著稱的喬可卉，豈不自相矛盾？何況昨天，對方明明當面嘲諷他不符合市場需求，年紀也面臨該被淘汰的窘境。

更糟的是，他完全無法反駁……

他不懂對方採用他的心態，更無法坦然面對曾如此羞辱他的「工作夥伴」，今後他們似乎有很長一段時間必須緊密合作，光想像就讓他頭皮發麻。

這時，口袋裡的手機傳來短促的震動。

有人傳簡訊給他。

他掏出手機一看，熟悉的發信者只傳來短短一句話——今晚有空。

「嘿！子樵哥！」曹裕安爽朗的呼喚聲從身後傳來，大掌跟著拍上他的肩。「香檳買回來嘍！等著你開瓶呢！」

「是啊，子樵，你才是今天的主角呢！快過來啊！」

由於唐紀陶頻頻催促，寧子樵迅速回給發信者「十點」兩個字，在掌聲中走向為勝利歡欣鼓舞的夥伴們。

「……樵，子樵，醒醒。」

熟悉嗓音頻頻呼喚到令人厭煩的地步，寧子樵不悅的翻了個身，正想開口叫對方

閉嘴，卻因為強烈的頭痛而化為呻吟。

「好……痛……」

「你昨晚喝了那麼多，怎麼可能不頭痛。」一隻大掌攬住他的肩，硬是將他從被窩中拉起，接著一個冰涼的物體貼上他的唇。「喝點水，把解酒藥吃下去。」他喝了水，卻推開對方抓著藥的手。他強迫自己睜開眼睛，映入眼簾的是同床好友的苦笑。

「肯睜開眼睛啦？國王陛下。」向陽收回手，轉身拉開自家寢室的窗簾，照進室內的陽光刺眼得令寧子樵眯起眼。「我還以為你終於接受我的請求，要讓我養一輩子了。」

「別說無聊的蠢話。」寧子樵正想回句「我可是有工作要做」，赫然發覺事態嚴重。「現在幾點了？」

向陽看了看錶。「快十二點了。」

「十二點？！」他瞬間酒意全消，這比昨天唐紀陶報給他的開會時間整整遲了一個多小時！

他趕緊跳下床，正準備從地上拾起衣物，卻發現每一件衣服都好好的穿在身上。對了，昨晚他們沒有上床，酒倒是喝了不少。

憑著模糊的印象，他想起在公司的慶功宴結束後，心情還是鬱悶得不得了，因此依約前往向陽家，找這位同床好友痛飲一番。

向陽似乎曾勸他少喝一點，但最後兩人還是喝開了。

他最後的記憶，是向陽將自己扔上床鋪，接著就不省人事了。

「該死！」他趕緊掏出手機，打算向唐紀陶呼救，順便抱怨他沒有叫自己起床，卻發現手機螢幕一片漆黑，怎麼按也沒反應。

沒、電、了？！

「需要電話嗎？」

向陽主動遞來一支室內電話子機，可寧子樵搖搖頭。

「我不記得任何人的號碼。」

「一個也不記得？你的經紀人？上次那個像熊一樣的助理？不會吧……」見他理所當然的搖頭，向陽忍不住扶額嘆息。「算了，你趕著去工作吧？在哪，我送你去。」

「謝了，我欠你一次。」儘管內心感激不已，寧子樵仍語氣淡漠。

向陽自然瞭解他的脾氣，拎起車鑰匙笑道：「別跟我道謝，因為我會讓你加倍奉還。」

「我很期待。」寧子樵看似從容的回嘴，腳步卻不自覺急促起來。

兩人很快上了車，向陽將自己的手機交給他，讓他搜尋是否有可用的連絡人，同時將車子開出車庫。

然而，還不到社區巷口，寧子樵就看見再熟悉不過的龐大身影在街道上慌張穿梭，像隻誤闖文明世界的熊。

他請向陽停車，匆匆道謝後下車。

彷彿裝了雷達的曹裕安也很快發現他的蹤跡，哭喪著臉朝他狂奔而來。

「子樵哥！我終於找到你了！你知不知道我們都快急瘋了？你為什麼不開手機啊？」

「要抱怨晚點再說，先趕去開會。」

寧子樵坐進副駕駛座，曹裕安也急忙跟進，迅速發動引擎。看似人畜無害的傻大個兒瞬間化身為賽車手，以最驚人的速度驅車奔向創時大廈。

途中曹裕安趕緊通知唐紀陶找到人了，一聞到他身上的酒味，趕緊拿出衣物芳香劑讓他消除臭味，而頭痛害他連吐槽的力氣都沒有。

然而，無論他們多盡力趕場、無論唐紀陶看到他現身的那一分鐘內表情變換有多激烈，他們踏進會議室時，已經比約定的時間晚了兩小時。

一推開門，好幾雙眼睛盯著自己看的感覺，絕不像站在伸展臺上那般愉悅。

除了易卓然和他的設計團隊，女裝的模特兒喬可卉及她所屬的晨星藝能代表都已入座。

他們本來似乎在熱烈討論某件事，卻被他這不速之客打斷，每個人的表情都不甚友善，只有喬可卉向他點頭微笑。

因此，他也深深體悟到那個男人的眼睛不僅會放電，也會投射出令人有如芒刺在背的嚴厲視線。

「我想，記錯開會時間的應該不是我們吧？」坐在長桌一端的易卓然沒有戴上工作用眼鏡，他的口氣和眼神同樣冷冽，恍如寒冰。「我可不是請你來吃午餐的。」

「真的很對不起！」滿頭大汗的唐紀陶急忙彎腰鞠躬，說著不知今天第幾次的對不起。「子樵他身體不舒服，所以睡晚了……」

「不舒服？難道我們的鼻子都失靈了，聞不到他身上那股怪味？用芳香劑遮掩酒臭，簡直是欲蓋彌彰！」

他就說沒用嘛……寧子樵暗自嘆息。

而易卓然說話的對象雖然是唐紀陶，炯炯目光卻始終沒有離開過寧子樵，不斷投以嚴厲的責備。

寧子樵知道這次自己理虧，唯獨面對易卓然，「抱歉」兩個字怎麼也說不出口，只有唐紀陶不斷代替他表達歉意。

「抱歉，是我沒有管理好旗下的模特兒……」

「不，這是態度問題。看來這場會議對他而言，根本不足掛心。」

「子樵絕不是這個意思！能為您這麼優秀的設計師工作，是我們的榮幸，當然造成的壓力也不小，他應該是為了紓解壓力，不小心喝醉了……」

「壓力大就可以買醉，那我不就得從早到晚都醉醺醺的？」易卓然冷哼一聲。「小卉也是我的主力模特兒，她就準時來開會，甚至還早到十分鐘和我的團隊打招呼。我真不曉得你家的國王陛下究竟是抗壓性低，還是沒神經？」

「嘿，阿卓，你說得有點過分了。」出乎意料的，開口阻止的是笑容可掬的喬可卉。「以後大家還要一起工作，嘴不要這麼毒，我想子樵哥不是故意的。」

寧子樵暗自瞥了她一眼，他沒有落魄到要後輩替他說話。

「姓易的，你要是對我不滿，大可……」

「這次是我這個經紀人的疏失！」唐紀陶趕緊搶下話尾，閃身擋在寧子樵面前，再次鞠躬。「真的很對不起各位，下次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了。」

「沒有下次了。」易卓然冷道。

「等、等等……」

「我沒有說要換人。」

易卓然揮手制止唐紀陶發言，不過光這句話就足已讓經紀人大大鬆口氣，可下一句「但也只是現在而已」，再度令唐紀陶面白如紙。

「我看重他的能力和天賦，即使我的工作團隊認為他不適合，我仍獨排眾議採用了他。」

聞言，寧子樵抬眼瞪向高傲的男人。兩人互瞪著，像要冒出火花，誰也不肯先退讓。

真要說的話，就是因為對方這種鄙夷的態度，才會間接造成現在的局面，並不是他一個人的錯！

「我之所以請你們來開會，是因為我不想跟部分設計師一樣，只把模特兒當成道具擺佈，我們即將成為同一個團隊，必須共同努力、彼此激盪。要是你們一點也不在乎，也不用再參加會議了，一切我說了算。換句話說……」

易卓然頓了頓，朝寧子樵露出嘲諷的笑。

「從今以後，我要你穿什麼，你就穿什麼，要你擺什麼姿勢，你就擺什麼姿勢，就連你什麼時候該笑、什麼時候該哭，都由我決定。」

「既然如此，你何不簽下一個人形模特兒，想必比較符合你的需求。」

「子樵！」

唐紀陶氣急敗壞的聲音，絲毫傳不進寧子樵耳裡，他仍繼續說：「你口口聲聲說我不適合這份工作，又像施恩一樣採用我，何必搞得這麼辛苦？換掉我不就得了！」

「子樵，拜託你……」唐紀陶拉住他的衣袖，一再懇求他別說了，但寧子樵不打算妥協。

「你大可找一個比我更厲害、更符合品牌形象的人，不過你要真找得到，又何必屈就像我這麼差勁的模特兒呢？」寧子樵嘴角勾起一抹微笑，緩緩的說：「換句話說，你根本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人。」

「你不要太囂張！」一名男性助理設計師一拳捶在桌子上，旁邊的女同事趕緊拉住他，以免他衝上前。

唐紀陶則一副大勢已去的模樣，按住疼痛的胃部，在心底哀號。

會議室內的溫度頓時降到冰點，可誰也沒開口說一句話，眾人的目光不斷在設計師和他的首席男模間來回。

最後，易卓然冷靜的嗓音打破沉默。

「抱歉，今天的會議到此為止。」

「咦？」眾人無不面面相覷，頓時不知所措。

「我們已經討論出這次廣告想要呈現的氣氛，算是完成第一階段的目標，接下來就能進行拍攝工作了。」

「老師！你還要用這種人嗎？！」相較於易卓然神情平靜，他的助理設計師可是激動萬分。「他不僅遲到、帶著一身酒氣來開會，現在還出言不遜，既然他不希罕這份工作，我們也不必跟他合作。」

「用不用他，我自會決定。」易卓然眼神一掃，原本義憤填膺的男助理立刻住口。

「總之，請大家先行離開，我們下次在攝影棚見。」

碰了一鼻子灰，男助理悻悻然的瞪了寧子樵一眼，率先走出會議室。

寧子樵則漠視他的不友善，對他而言，被開除說不定還比較好……

懷著這樣的念頭，寧子樵準備轉身離開之際，卻聽見易卓然喊了聲等一下。

「寧子樵先生，請你留下來。」

「欸？」唐紀陶趕緊回過頭。「請問您找子樵有什麼事嗎？」

「我想單獨和他談談，看來我們之間有很大的誤解，勢必得花點時間溝通。」

「既然如此，身為經紀人，我也必須陪同……」

「不，只有我，和他。」

被易卓然的利眸一掃，連身經百戰的唐紀陶也下意識的往後退一步。

但他始終不放心他們單獨談話，一直想爭取留下來的機會，易卓然卻堅持只想跟寧子樵談，並保證不會傷害他家的模特兒。

「難道你不相信我？」易卓然使出這招撒手鐮，唐紀陶也只好讓步。

「好吧……就請您手下留情……」唐紀陶嘆口氣，表情依舊不安的回望寧子樵。

「子樵，我在外面等你。」

離開會議室前，經紀人仍頻頻向他使眼色，眨得眼睫毛都快掉光了。

雖然看不懂，但寧子樵猜測對方應該是叮囑他有點分寸，別把工作搞砸了。

寧子樵明白全公司都殷殷期盼他能把握住這份工作，但不代表他必須全盤迎合易卓然。

當眾人離開會議室，只剩下他和易卓然時，那個始終坐在椅子上的男人終於起身，朝他緩緩走來。

他則默默注視對方與自己拉近距離，挑釁的眼神未曾從對方身上移開，儘管對方挺拔的身軀總是會帶來強烈的壓迫感。

「你不需要這份工作，是嗎？」一開口，易卓然就提出尷尬的問題。

寧子樵無法瀟灑的說「不需要」，也不想坦承「需要」。

易卓然卻彷彿洞悉了他的想法，豐滿的唇勾起一絲笑意。「如同我為何不另覓他人。你的態度再怎麼惡劣，還是使盡全力趕來，表示你的確需要這份工作。」

既然知道他已經盡力了，就不該當眾嘲諷他，好像他刻意擺爛。

「你就是看準這點，才一直找我麻煩嗎？」寧子樵冷笑道。「你認為我不管怎麼被你汙辱，都會乖乖聽話？」

「汙辱？因為喝醉酒遲到兩小時，你這種行為才是對設計師的汙辱。」

「我承認遲到是我的錯，但汙辱設計師不是我的本意。」

「既然如此，你就該表現出誠意，甚至是你欠我的歉意。」

易卓然伸出手，在指尖觸及寧子樵的面頰之際，寧子樵下意識的推開他。

「別碰我。」

「我只是想提醒你，這麼糟的皮膚再加上酒精的摧殘，會讓你所剩無幾的本錢流逝得更快。」

寧子樵正想反駁，男人高大的身軀又逼近了些。

他不想示弱躲開，於是挺起胸膛直視對方，近到鼻尖幾乎要碰上對方精悍的下顎。

「身為模特兒，保養皮膚、少碰菸酒，這種基本功不需要我來教你吧？」

「皮膚不好、氣色不好，上了妝、修個片，不就全都一樣？」

「但會增加採用你的設計師和廠商的成本。」易卓然毫不留情的點破。「我不是要你戒酒，至少工作前一晚要有個節制。」

「你是我的經紀人？還是我媽？」

「我是你的客戶，是最有權利要求你的人。」易卓然低下頭，開闔的唇貼近他的，讓他有種彷彿要被吻上的錯覺。「同樣的，我也不會要求你別跟男人上床，但別淫亂到把身體搞壞，讓我的商品受損。」

「所以，那個男人最好是你，對嗎？」寧子樵仰頭露出迷人微笑，從遠處看來就像主動回應對方的吻。「如果我跟你上床，像個傀儡般任由你擺佈，你就會停止找我麻煩嗎？」

聞言，易卓然原本充滿玩興的眼神倏地變得嚴厲，令寧子樵心頭一顫。

「你果然跟傳聞一樣，靠身體換取工作？」易卓然的語氣似乎帶著怒氣。

「你不也是這種『客戶』？」實際上，他從未答應過這種邀約，卻怎麼也不想主動向男人澄清。「我知道你也有不少風流韻事！聽說跟你合作過的女人都會成為你的床上賓。」

「我和她們往來都是出於基本需求，與工作無關。」

「但你的 Margot，就是以其中一位作為繆思吧？傳說中，你曾愛過的女人……」易卓然頓時臉色驟變，沉默良久才開口。「你從哪聽來的？」

「我自有我的消息來源。」他當然不會供出自己昨夜對向陽說了不少他的壞話，而對方也告訴他不少關於他這位新銳設計師的傳聞。「我看過電影喔！在那個美艷的女人還是瑪歌公主時，就在大街上隨意尋覓陌生男人一夜情，難道這就是你的創作來源？一個出身高貴的蕩婦……」

「住口。」這是第一次，易卓然低吼恫嚇他。「既然你不懂我的創作理念，就不該出言汙蔑。」

「算我失言。但依我看，喬可卉也是你的床上賓之一吧？」他這是合理懷疑，他們會親暱的稱呼彼此，不可能毫無關係。「所以我也要我臣服於你，成為你的玩物？」

「我和小卉不是那種關係，我也不希罕你的身體。」

「那你為何對一個不完美的模特兒如此執著？對了，當年你很迷戀我吧？要我成為你的人，做你的專屬模特兒，在我還是范雲和的戀人時……」

提起有點心痛的過往，寧子樵自嘲一笑。

「現在，你終於可以把我踩在腳底下了，你一定很期待看到我對你唯命是從的模樣吧？像個洋娃娃一樣隨你擺弄、哭笑都由你……光想像是不是就讓你勃起了？」

「夠了！你自說自話也該有個限度！」易卓然猛的攬住他的手，力道大得彷彿要捏碎他。

寧子樵使勁甩開他，男人卻一個箭步上前，硬是攬住他的腰，將他朝自己拉近。厚實的胸膛緊貼住自己，富有彈性的軀體傳來陣陣熱度，他甚至能聞到對方身上淡淡的古龍水香氣，正隔著筆挺的深藍色襯衫散發出來。

剎那間，他不由得想像起被這健壯肉體擁抱、彼此交纏的畫面……

該死，這男人如果不是這麼惹人厭，他一定會想辦法誘拐對方上床，偏偏他最討厭囉唆又自大的男人。

「易卓然，你給我放手！」

「我想放的時候就會放。」男人不顧他的反抗，反而將他抱得更緊，低頭靠近他耳畔，磁性嗓音以近乎呢喃的方式說道：「如果你的叛逆和挑釁，都是為了勾引我上床，我可以配合你的需要抱你。」

「誰要跟你這種下流的男人……」

「我會讓你心甘情願的對我敞開身體，迎接我的進入。」

易卓然將他壓靠在會議室的門板上，無論他如何咒罵掙扎，仍不肯放過他，甚至將結實大腿卡進他的兩腿之間，挑逗性的磨蹭。

「住手……你這混蛋……」寧子樵抬手準備賞他一拳，卻被抓個正著，禁錮在頭頂上方。

「我可以全心全意的侍奉你，在你緊翹的臀部裡衝撞肆虐……」

易卓然持續壓制他，頂著俊美無儔的臉龐，說出淫猥不堪的發言，過於鮮明的畫面在寧子樵腦海中成形，他不由得渾身戰慄，身體發熱。

「我會粗暴的翻攪你最私密的地方，將滾燙的精液射進你的體內深處，讓你哭泣呻吟，在持續的高潮中昏厥過去……只要這是你希望從我身上得到的……」

「混蛋，放開我！」寧子樵發出低吼，碧綠雙眸恍如燃著火焰般瞪視易卓然。「你給我聽清楚了，我絕不會跟你這種男人上床！」

「那你也給我聽清楚了，我絕不會因為跟誰上床就賞誰工作，更不會因此對你無職業道德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之所以無論如何也要選擇你，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

最後，易卓然以彷彿要吻上他的方式，在他耳畔留下短短三個字，卻是他成為模特兒以來，最不想聽見的三個字——
話題性。